

◎往事情怀

父亲陪我去高考

我常常梦见高考,梦乡中的高考是紧张,是忧伤,或是欣喜若狂,大学毕业近三十年了,我一直被高考魂牵梦绕着,也被“高考精神”激励着!

我是八十年代中期参加高考的,我就读于内蒙古自治区重点中学——旗下营中学,参加高考要到四十公里外的县城卓资山去。高考前一天同学背着行李,在老师带领下,集体住进卓资县委党校大礼堂,二百多名同学以地当床就地展开被褥,男生住在东半边,女生住在西半边。我在大礼堂停留了一会儿,直奔卓资山火车站。

在出站口等待片刻,只见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了,是父亲挑着一个担子,一头担着一个装满鸡蛋■面的纸箱,一头挑着煤油炉和行李。我的心咯噔了一下,顿时感到一丝酸楚,心里沉甸甸的,心想:考不上大学该如何面对。再看父亲,一向冷峻的脸似乎布满了沧桑,笔直的腰身好像不再那么挺拔了,五十多岁的父亲一下老了许多,我要夺过担子自己挑,父亲又抢了过去并说:

“爹挑吧,不重!”父子俩一前一后从火车站向东又向南绕过卓资中学,拐入小西村,以每天三元钱租下一间小凉房。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,内有一盘小炕,一个高桌,一只矮凳,黄土泥抹的墙壁还裂着几道缝。我赶快帮父亲打扫收拾,父亲说:“你快看书吧,我来。”我擦掉凳子上那层厚厚的泥土,坐在炕沿边开始学习,父亲支起煤油炉,开始做饭,第一顿饭是西红柿鸡蛋煮■面,香喷喷的,我一口气吃了两大碗,边吃饭边想起:这个煤油炉是父亲在商业单位当采购员出差时,随身带在旅店做饭时用过的,它跟随父亲五六年,走了半个中国,省下不少伙食费。

吃罢饭后,我阅读语文课本上的文言文,父亲为我把钢笔吸满墨水,把铅笔削好,把准考证放好,晚上十一点了,父亲说:“好了,利田,睡觉吧,明天考语文。”可是怎么睡呢?小炕只能睡一人。“你睡小炕,我睡桌子。”父亲带着命令的语气说,那个一米高的桌子只有一米三长,六十公分宽,身高一米八的父亲蜷缩身子竟然在桌子上躺下了,头下枕了一摞课本。

平时睡眠不好的我,躺在小炕上辗转反侧,不知过了多久才慢慢入睡……

啊……一声尖叫,惊醒了我,紧接着听见咚的一声。我急忙跳下地,拉着灯,只见父亲已从高高的桌上掉到了地下。我赶忙上前扶父亲,先就地坐起,父亲难为情地说:“唉!梦见爬山

了,从山顶滚下来了。”脸上露出一丝不好意思的微笑,但脸色是苍白的,惊恐的阴霾还未散去。我的两只小手扶着父亲宽厚的脊背,这才发现父亲肩膀被蹭破了两大片皮,呈粉红色,上边还被刷上一层灰黑色的泥土。“爹,起来活动一下,看着摔着哪了。”没事,裹着被子掉下来的,不高,碰不着,唉!把你惊醒了,欢欢睡吧,不要胡思乱想,明天还要高考。”父亲边说,边在我的搀扶下慢慢爬了起来,活动了一下四肢和腰身,说:“好的了,没事,睡吧。”爹,你睡小炕,我睡桌子吧,我个子小,掉不下来。”我反复恳求父亲,父亲坚决不肯。我把荞麦皮枕头让予他,他又推给我,并把装■面的纸箱并在那摞书旁,加长了“枕头”,又睡下了,长长的腿依然蜷缩着。

我躺在炕上,不禁簌簌地流下了眼泪,怕父亲听见,我轻轻地将被子蒙在脸上,泪水不断地将被子打湿,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父亲的刚毅与慈祥,同时我也感悟到了我的责任和压力。“若要富,子强父!”我默念着父亲常告诫我的话。

夜静静的,父亲的鼾声渐起。我的心砰砰然,担心父亲不会再掉下来,于是悄悄地把衣服丢在父亲落地的那片地上以充“垫子”。

我深思,父亲望子成龙,我今年必须来个漂亮的鲤鱼跳龙门……

叽叽喳喳的喜鹊叫声,把我吵醒,我立即扭头看桌子,桌子已被收拾干净,我穿上衣服,跳下床,寻找父亲,原来父亲怕吵醒我,早将煤油炉搬到屋外一角,做起了早餐,锅里熬着小米粥,笼屉里蒸着四个馒头和两个鸡蛋。父亲看我起来了,向我投来关爱的目光,对我说:“睡好了吧,爹听见你睡得很香,快出去跑跑步,回来吃早饭。”

我从小养成了长跑的习惯,不管风霜雨雪,总会持之以恒,今天我照常去跑步,手里还拿着一卷时事政治学习资料,边跑边还看上一眼。

迎着灿烂的朝阳,迈着矫健的步伐,和着和煦的清风。清新的空气沁人心脾,驱散了我的紧张与烦躁。

跑完五公里路程,我又回到父亲身旁,父亲把饭端在我面前,硬让我把仅有的两颗鸡蛋吃完。

吃罢早饭,父亲陪我一同向考场“进军”,走到卓资中学大门口,方止步,我回头深情地望着父亲,他冲着我,“沉着冷静”,并送给我一个微笑,殷切的目光透露出对儿子的支持与鼓励;那和善得不能再和善的面相又一次给我带来无限的温馨,令我觉得心软软的;他那带着棱角,代表着正直、坚定的国字脸所体现的精神,如脊梁,支撑着我顽强

的毅力,使我浑身充满了正能量。

铃声响了,题已答毕,我奔出考场,脸上绽放着洁白的牙齿,迎着那上百双饱含期望的同学父母的眼神,我又感受到了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情感。我羞涩而又兴奋地搜索着父亲那企盼的目光,只见灿烂呈现在一向不爱笑的父亲脸上。父亲对我说:“不要大意,下午争取把政治考好。”我坚定地地点头。

高考结束了,这短暂的三天半就像在独木桥上完成了一个漂亮的三级跳,使我的人生经历了一场大的变革,正如我大姐当年劝我学习时,常说的一句话:“人生很漫长,但关键时仅有几步。”

半个月后,我第一批接到了全国重点大学——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的录取通知书。全家欢喜,邻居齐来祝贺,母亲欣然为我缝制蚊帐,父亲从商场棉花包上拆下木板,请木匠为我打了一个书箱,并亲手调制淡蓝色油漆刷了箱外,又用报纸裱糊好里子。

我要去报到了,旗下营火车站的月台上站着父母、姐弟、同学、邻居。母亲拉着我的手,带着欣慰、欣赏的神情,仰望着瞬间长大的儿子。我用力握了一下母亲的手,母亲的大眼睛里闪烁出晶莹的泪花……

第二年,父亲又陪弟弟去高考,依然挑着煤油炉,依旧租住在那间简陋而吉祥的小凉房。弟弟考入了西北纺织工程学院。

高考对我一生长成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:是磨砺,是洗礼,是励志,是转折,如赞歌;而在父亲陪伴下的高考又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含义:是责任,是鞭策,是教育,是守望,如戏剧!

文/王利田

◎云淡风轻

清新淡雅竹姑娘

在夏风拂动的竹海深处,有一群竹姑娘悄悄长成:青黛色小脑瓜从地里探出,沐着阳光,展露纤细白皙的腰肢,身着一袭雪白蕾丝裙,出落得清新淡雅。

竹姑娘本名竹荪,又被唤作竹笙、面纱菌。竹荪头顶一方深色伞帽,身披一围雪白网状裙裾,远远望去,可不就像是一位青丝盘头白裙裹身的妙龄少女么?想来,唤其竹姑娘者定是位心思细腻多情可爱之人。轻轻拈起一只竹荪,细细端详,其轻盈纤纤的身姿,洁白如玉的肌理,散发着清香,被誉为“雪裙仙子”、“山珍之花”亦是恰如其分。

是谁孕育了竹姑娘?起初,是自然,是竹林。后来,竹姑娘从竹海中走了出来,来到林地下、大棚里,在农人的细心呵护下出

落得亭亭玉立。竹荪是农人捧在手心的宝贝疙瘩,可不是么?娇贵的竹荪娇得半夜摸黑采摘,待日头升起竹荪便舒展开来,一会儿便黄了萎了,耽误不得。

竹荪入馔,古而有之。清代《素食说略》记载:“竹荪,滚水淬过,酌加盐、料酒,以高汤煨之。清脆腴美,得未曾有。或与嫩豆腐、玉兰片色白之菜同煨尚可,不宜夹杂别物并搭馈也。”诚然,烹煮竹荪讲究搭配,如“相女配夫”,搭配得好方有和合之妙。竹荪乃“菌中皇后”,香气馥郁,若与气味浓烈的食材搭配,好比一山容不得二虎,杂糅了味道,反倒失了竹荪的清新。竹荪宜与鸡脯肉或干贝煨汤,口感脆爽,滋味鲜美。

鲜竹荪有股独特的香味,记得父亲头一回吃时,非说是饭馆服务员喷了香水的手不小心沾到菜了,要不怎么有股子香水味。其实,一开始我也是吃不惯的。友人戏谑,竹荪凭的就是这味儿才得以在国宴上“推窗望月”,你却不识“泰山”呀。不过,就如汪曾祺所说:“许多东西,乍一吃,吃不惯,吃吃,就吃入味儿来了。”几年下来,吃了几个夏天,不但习惯,还吃上瘾了,隔三差五就吃。鲜竹荪一年采摘期不过入夏一个月,可不得可劲儿吃嘛。

有一回去井冈山学习,同住的是一位来自沿海的老师,她对山货尤感兴趣,下课后便一头扎进土货街。我自幼长在山里,对这些山货司空见惯,加之福建与江西毗邻,也就没什么特别吸引我的。看到一架子烘干的竹荪觉得亲切,随口问老板这竹荪是否本地产。老板倒实诚:不是哩,隔壁三明来的。三明哪儿?好像是将乐。哈,巧了,这不正是我工作的小城吗?

眼下夏风清和,林地里又能见到竹姑娘雪白的身影了。给远方的友人寄去些,让她也尝尝清新淡雅的山野滋味吧!

文/郑雯斌

◎城市笔记



夏日漫长

春分以后,白天变长了。到了夏至,据说是北半球白天最长的一天。由于北回归线从广州北部穿过,即使过了夏至,白天还是那么长。

有时在办公室傍晚七点,看一眼窗外,天还没有黑,好像还没回家的时间,有一种赚到了的感觉。

也许单纯地畏惧黑暗,对光亮感到安心是动物本能。

再仔细想想,应该还和玩耍有关。人和鸟一样,天黑就想回

家。但只要天还亮着,就可以愉快地在外玩耍。

记得小时候最喜欢玩的游戏是,“一二三,我们都是木头人”。院子里,在“我们都是木头人”的口令声中,我和小伙伴们寻找着最佳位置,四散奔逃,等最后一个话音落下,就不能动了。定住的小身体因为急刹车还在左右晃动,我们咯咯笑着,尽量保持着身体平衡。

这样的游戏玩了一遍又一遍,乐此不疲。一直到天黑透了,有萤火虫在院子里飞着,一闪一闪。

夏天是一个让人愉悦的季节。穿着短短的衣服,皮肤裸露在外,没有束缚,没有负担,可以随心所欲地奔跑。

可能这就是我为什么喜欢夏天的原因吧。

如果不用上班谋生,不管是三十岁,还是四十岁,一到夏天的傍晚就互相呼唤着,下楼去院子里玩游戏,那该多好。

假如住在乡下,可以在天黑之前把菜地都浇一遍,然后在院子里吃晚饭。小狗旺财刚刚冲过凉,甩着水珠,跑到桌边讨肉吃,勤快人一手拿着一把大蒲扇,一手端着一个大碗……可以一直吃到星星都出来。

住在城里的人们,没有菜地,这样的傍晚适合出来约会。就像夏至过后的这个下午,朋友约我一起看粤语话剧《长恨歌》。看完之后,天色尚早,我们从广州大剧院出来,沿着小路散步。两个朋友走在我们前面,她们一个是广州一所高校的社会学教授,另一个朋友专注于写作,已经出版了十余本著作,她说:“今天我写完了一篇稿子,又改了两篇稿子才出来看话剧的,这时候感觉特别放松。”说着话,我们路过图书馆广场,有背着包的人匆匆走过,也有人在路边的长椅上坐着聊天,那时,夕阳的光线透过云层,再透过树影,落在地面,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。

确实,真正的放松是在紧张的工作之后。就像张欣老师说的,体味闲庭信步,云卷云舒,是在越过一座座的山峰之后,而领略过山上的风光,才能够真正明白人生为何要做减法的含义。

在这“日长如小年”的夏日,家里的电脑又充实了新的内容,让女主人内心笃定。然后在傍晚,和朋友们边走边聊,一路吹吹风,宛若“风乎舞雩,咏而归”一般的快乐。

文/刘颖颖

心窗

穿过川流不息的人海,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,总有一些小事令你释怀,影响着你的心情,把它记录下来,让它成为岁月的书签。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电话、地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卡号,以便采用后发放稿酬,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合!

电话:0471-6635311

Email:bfxbcyws@163.com